

班主任故事

“百宝箱”是我在教室放置的一个大纸盒,学生们可以申请放入能让班级变得更好的物品。经过15天试用期后集体投票决定是否保留,学期末还会评选年度最有价值的“宝藏物件”。

一天清晨,荣荣扛着体重秤来学校,郑重地写了申请表。我很疑惑体重秤能有什么用,但还是决定先试用。

体态“变个形”

每次节假日回来,我总会发现荣荣又胖了点儿。“百宝箱”里有了体重秤后,荣荣每天都会进行仪式感十足的称重:叫上朋友,腾出空地,脱掉外套,认真记录。渐渐地,更多同学加入称重行列,还

班里的“宝藏秤”

□ 陈娇

发现含胸驼背比挺直站立看起来更胖。于是,孩子们改变了不良的体态,个个都“坐如钟、站如松”。一台能称重的秤不再局限于减肥这一作用,而是实现了对自我管理的管理。

垃圾“清个场”

脑洞大开的孩子们开始挖掘体重秤的其他妙用。教室平时总乱糟糟的,到处散落着小纸条、废旧笔杆和笔套等。不少学生即使看到了,也是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。

怎样增强全班学生的卫生意识和劳动能力?班级“议事厅”开始发挥作用。大家商议,每天放学后,各组会清理垃圾并称重,分析垃圾来源,提出减量方案。他们还把部分垃圾改造成工艺品,实现了垃圾再利用。

书包“瘦个身”

“双减”之后,学生课业负担有所减轻,但书包超重问题仍然存在。“宝藏秤”再次上场了。

同学们用体重秤称重后发

现:花哨文具、未及时吃的餐点、多余书本是主因。大家提出“简化文具”“统一用餐时间”“按课表带书”等建议,还举办了“最轻便超能书包”评比活动,成功让书包“瘦身”。与此同时,班级“最轻便超能书包”评比赛也正式开启。每隔两周,班级会现场称书包重量,由书包主人简要说明“瘦身”小妙招,并给排行榜前三的同学颁奖。

这台普通的体重秤,通过数据的直观呈现,激发了同学们的自我管理意识,让班级生活变得更加有序、健康。它不再只是一个称重工具,而成为了促进班级成长的“宝藏”。

乐学乐教

要对话,不要裁判

□ 柴烨

小爱、小诚和小多3个孩子在用磁力片搭建了一辆车,小爱搭建车顶的时候,突然,“轰隆”一声,车身倒塌了。“都怪你!”小诚冲着小爱喊道,“不要你搭了!”小爱蹲在一旁,默默摆弄着绳子。

我走过去:“需要帮忙吗?”他摇摇头。但当我问:“其实积木倒了你也伤心吧?”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说。”小爱抽泣着。“可是不说出来,别人怎么理解呢?”“要是他们不原谅我呢?”“那不是你的错。来,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我找来小多:“你看小爱怎么了?”“他伤心了。”小多说。“问问他为什么伤心?”在小多的询问

下,小爱哭得更厉害了。了解情况后,小多叫来了小诚。

看到小诚,小爱想跑开。我叫住他:“别走,他在关心你呢。”

“你不让我参加游戏。”小爱哭着说。“他总把积木弄倒!”小诚急着解释。

“别着急。”我轻声说,“我们不是要批评谁。小爱,你是故意的吗?”“不是。”“看,他只是想帮忙。”我对小诚说。“那,拼好之前先别碰?”小诚提议。“如果拼好后还是倒了呢?”小爱问。“那就没关系啦!”小诚笑了。

看着他们手拉手继续玩耍,我明白了:

被拒绝,也要持续支持。孩子拒绝帮助时,不要放弃。观察、



等待,用真诚打开心扉。

说感受,表达自己的需求。从替孩子说出情绪,到引导他们自己表达。让孩子明白:情绪没有对错,表达才能被理解。

促交流,彼此达成共识。在处理孩子之间矛盾时,不要充当裁判,只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平等和谐的对话氛围,让他们自己解决矛盾,增长社会交往能力。

教师随笔

爱的天平需要双向调节

武冈市思源实验学校 刘想艳

今天的道德与法治课上,《读懂彼此的心》这一课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讨论。当学生们分享与家人的冲突时,两个孩子的故事像两面镜子,照见了许多家庭教育中被忽视的角落。

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个眼神清亮的女孩:“爸妈常年在打工,春节带回两份礼物,其中一份坏了。奶奶直接把完好的那份全给了弟弟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,“如果是我,会主动分给弟弟一半。但弟弟只给了我小小的一包……”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,我看见她睫毛微微颤动,那不是孩子该有的克制。

紧接着,一个男孩讲述了他的遭遇:全家计划旅游时,妹妹弄丢了车票,父母未经商量就收回他的票给妹妹,让他独自留家。他说:“车票明明是我自己保管好的……”男孩攥紧的拳头里,握着被剥夺的选择权。

成人世界总以“年幼者更需要”为由,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切割爱的蛋糕。我们忘了,当公平的天平倾斜时,被牺牲的从来不只是某件礼物或某次机会,而是一个孩子对世界的信任。爱不是定量分配的消耗品,而是流动的能量。当父母学会事前协商、过程透明、事后共情时,爱的天平自然归位。

教室窗外,春光正好。或许,重建亲子关系的密码就藏在这堂普通的课里——当我们学会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,那颗被委屈冻住的心,终将在理解的阳光下重新跳动。

且行且思

小群总缩在教室最后一排,像班级的一个背景板。高挑的个子与她的存在感形成奇妙反差——这个因医疗事故导致认知障碍的女孩,是三年来我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那天课代表高喊“作业齐了”时,我鬼使神差地问:“小群交了吗?”空气突然凝固。“她不是不用交吗?”孩子的反问像一记闷棍。是啊,这个数学只会“1+1=2”、语文永远交白卷的孩子,早已被所有人默认“不需要参与”。

那次对话后,我决定做些什么。我让她负责关电扇——开关位置高,她伸手可及。然而,她连“0”和“3”都分不清,常盯着旋转

教室角落里的光

花垣县团结中心小学 莫英毅

的扇叶发呆,甚至伸手想触碰。我最终妥协:强行要求只会加深她的挫败。

转机出现在一次课间。我偶然发现她哼着歌,脚尖轻点地面,眼睛亮得惊人。我立刻为她报名舞蹈社团。起初她缩在角落,但音乐响起时,她笨拙却认真地摆动身体。几周后,她开始主动擦黑板、扫地。教师节那天,我收到一张卡片:纸上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个老师牵着小孩子的手,角落里贴满彩色贴纸。

她举着卡片冲我笑,指尖沾满胶水和蜡笔的痕迹。我瞬间湿了眼眶。

小群依然不会算数,依然坐在角落,但她不再是一团模糊的影子。扫地时,她会冲我腼腆一笑;舞蹈课上,她的身影逐渐舒展。这些微细的变化让我明白:教育的意义,不在于填满试卷的分数,而在点亮每个生命的微光。

如今我常提醒自己:教室角落里,或许正藏着一颗等待被看见的星星。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知识,更是被接纳的温暖,被相信的力量。小群教会我,真正的教育,是让每份独特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